

全球文化视野下的 财富创造

创富转化全球咨询会议

2017年3月

© Lausanne Movement & BAM Global

BUSINESS AS MISSION
BAM GLOBAL



Lausanne Movement

lausanne.org • bamglobal.org

全球文化视野下的财富创造

2017年3月由洛桑运动和全球营商事工在泰国清迈举办的

创富转化全球咨询会议的论文

© Lausanne Movement & BAM Global

允许免费分发本文作个人及教育用途，禁止作商业用途，请在分享和引用时包含这句话：

「洛桑运动及全球营商事工：2017创富转化全球咨询会议」

我们鼓励传播本文及创富宣言的各翻译

创富转化全球咨询会议系列：

- 创富与贫穷人
- 教会在创造财富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从圣经观点与角度看财富
- 创富与管理造物
- 全球文化视野下的财富创造
- 创富者对整全转化的贡献
- 创富与公义

如需了解更多，请联络：info@lausanne.org / info@bamglobal.org

目录

前言.....	4
创富宣言.....	6
执行摘要：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的文化视野.....	7
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的文化视野.....	8
1.0 简介.....	8
2.0 文化自身的探讨.....	8
3.0 人类学的诱惑：反应过度.....	12
4.0 三个特定市场的文化挑战.....	17
5.0 向前的一些方法.....	24
附录.....	31
注释.....	35

前言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申八18)

在圣经中提及财富有三方面：一个是坏的，另外两个则是好的。囤积财富会受到谴责，将财富与他人共享会受到鼓励。创造财富既是对神献上敬虔的礼物亦是祂对我们的命令。财富要先创造出来才可以与人分享。但创造财富却往往被误解、忽视甚至排斥。同样情况亦出现在创富者身上。

全球谘询会议在*财富创造对整全转化的角色*这题目旨在解决这问题。我们团队由30位来自20个国家的人士组成，主要来自商界，亦有教会、差会和学术界。在2016-2017年的会议磋商过程中，我们讨论了致富的各方面，包括公义、贫困、圣经基础、文化、创富者、管家和教会的角色。这些调查结果已经在《创富宣言》中总结，并将在几个报告和一本书以及教育视频中发表。

这些全都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见解，基于圣经，源于历史，并通过现今的对话和例子体现出来。

埋在地底的黄金在它未被人发现、开采及用作进行交易之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以采矿的比喻去阐述在磋商过程中想要发掘的三个「金矿」。

圣经的金矿

宣言中提及*我们是以神的形象创造的，「创造财富的根源是造物主上帝，祂创造了一个丰富多样的世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为了祂并且为着共同的益处与祂共创产品和服务。创造财富是神圣的呼召，它更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并且在圣经中得到称赞。」*在圣经这金矿中，将有更多的金子会被发掘出来。

历史的金矿

因创富带来转化并非新鲜的事情。宣言中提及*「通过营商去创造财富已被证明能让人民和国家脱贫。」*在历史中有无数透过创富产生整体转化的故事，不少故事至今仍鲜为人知。在创造财富的历史长河中，仍有大量宝藏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索。透过我们的报导让你发掘历史上的金矿。

全球的金矿

财富创造不是西方或富有世界的现象，许多男女透过在各大洲的事业拼搏因而改变了人生。宣言中提及「创富者应该得到教会的肯定，受装备并于各个民族的职场中服侍。」我们需要向他们(创富者)和他人学习，并提取在这些报告中提及的全球黄金。

从《宣言》、报告、书本和视频中发现和提取知识财富，让它们为你的生命事工添上价值，并与人分享。

请先阅读《创富宣言》，它为你提供背景和框架，助你更好地领悟报告中的精辟之处。

迈茨·图内哈格 (Mats Tunehag)
召集组主席

创富宣言

背景

2017年3月，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和全球营商事工（BAM Global）在泰国清迈组织了一场全球咨询会议，主题是围绕**创富在整体转化中的作用（The Role of Wealth Creation for Holistic Transformation）**。30个出席人士来自20个国家，他们主要来自商界、教会、宣教机构及学术界。研究结果将以论文、书刊及教育视频形式发布。该宣言传达了我们在此次咨询会之前及期间所审议的要点。

宣言

1. 创富源于创造万物的神，祂创造了一个丰富、充满多样性的世界。
2.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要与祂一同创造，为祂创造，为共同益处创造产品和服务。
3. 创富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也是神所赐予的恩赐，是圣经所表彰的。
4. 创富者应当受教会认可，经装备后被指派到各民族和国家中的职场服务。
5. 囤积财富是错误的，分享财富应当受到鼓励，但财富要先创造出来才可以与人分享。
6. 慷慨是普遍的呼召。知足是一种美德，但物质上的简朴则看个人抉择。非自愿的贫穷应当得到缓解。
7. 通过商业创富的目的不仅为了慷慨捐赠，尽管这是要表彰的；良好的经商在提供物质上有其固有的价值，它也可以是社会中积极转化的媒介。
8. 商业具有创造金融财富的特殊能力，它同时也有可能为许多持份者创造不同的财富，包括社会的、知识的、物质的和属灵层面的财富。
9. 通过商业创造的财富已被证明能使人们和国家摆脱贫困。
10. 创富必须始终按公义追求并怀有对穷人的关怀，同时应敏锐每种独特的文化背景。
11. 关怀创造不是可有可无的，对创造和环境挑战之商业解决方案的管理，应该是通过商业创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呼吁

我们将这些宣言展示给全球的教会，尤其是商界、教会、政府和学术界的领袖。¹

- 我们呼吁教会将拥抱创富作为我们对民族和社会整体转化的核心使命。
- 我们呼吁作出新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以装备和发动创富者达致最终目的。
- 我们呼吁创富者坚持不懈，善用上帝所赐的恩赐去服侍神和人。

创富最终的目的是使神得荣耀 — Ad maiorem Dei gloriam — AMDG

执行摘要：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的文化视野

本文考察了圣经中，文化对于整全转化创造财富的使命所带来的影响，透过四个步骤来实现。首先，它考察文化本身的概念：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徒又应该如何回应？我们被呼召既在世界当中，又非属于世界的 - 一只脚踏在永恒之中，而另一只脚却是超越时间和内在 - 这就是第一部份探讨的张力。

接下来，文章考察了「人类学的诱惑」：偶像化文化的诱惑，并以及时冻结它去过度反应，从而防止对文化来说是自然的有机变化。经济发展是文化所呈现的面貌和合作伙伴，亦对文化带来了挑战。探索有关企业与文化之间的推拉关系，于下一部份再作介绍。

本文的第三部分进一步形成了商业和文化的张力，首先它仔细检查被认为是企业发展关键的三个价值观——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并询问它们是否符合圣经和普遍性，抑或仅是文化特定的。其次，本节通过对十九世纪夏威夷的案例研究，提醒我们跨文化商业涉及的危险，而很大程度上由于商业整合失败而失去了独立性。第三，本节随后问及企业的成功是否由于内部文化转变，抑或是由于外部法律结构改变，得出的结论是两者都同样重要。

最后，本文从这些大局的基础性问题转向解决寻求实际参与跨文化财富创造的个人和组织的特定属性。诸如诚信、努力工作、沟通方式和当地导师的重要性等属性都得到了解决。只有当基督徒采用这些属性时，我们才能开始应对涉及解决上帝心意的众多目的之一的文化挑战：为民族和国家的整体转化创造财富。

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的文化视野

保罗·米勒(Paul Miller) 德西奥·卡瓦略(Decio Carvalho) 玛丽莎·马伦 (Marissa Maren) ，诺拉·休斯(Nora Hughes) ，崔劲中(Francis Tsui)

1.0 简介

文化对于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的圣经使命的影响是什么？这是本文的任务。² 反之亦然：本文同样探讨了圣经及其创造财富的使命对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创世记本身知道，上帝对地球的意图是丰富的（亦即财富），这是对人类的祝福：「上帝赐福给他们…… 神看到他所造的一切，并且看来都是非常好。」（创一22,28,31）。但财富创造 - 商业发展常常被扭曲成诅咒，破坏整个文化。³另一方面，缺乏财富创造同样是一种诅咒，使一些人陷入痛苦的、毁灭灵魂的贫穷。如果贫穷成为诅咒，那么某些文化恶习也同样伤害人。文化承载着上帝美丽的创造，但同样亦是罪进入世界的印记。在这个具有挑战性的环境，我们迫切需要听到上帝的心意和神的话语，以便知道应该如何去追求一个敬虔的、健全的，同时对文化敏锐财富创造，从而如神所愿地为人类带来祝福。

本文首先将文化的定义写出来，再透过神学和历史的视角去探讨基督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其次，他会研究令文化神化的「人类学的诱惑」 - 允许对堕入不合理地崇拜文化的适当尊重。本文继续探讨特定市场的文化挑战，并研究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等重要价值观，是否建基于圣经还是文化。最后，从这些较抽象的，以大局为基础出发，去提出了实际步骤：在跨文化创造财富的敏感领域中航行的关键考虑因素。

2.0 「文化」自身的探讨

2.1 什么是「文化」

这篇文章在谈到文化时意味着什么？文化不仅是高雅的艺术或精致的举止。文化在本文是指人类学上的「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⁴它指向人的「内在」方面 - 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信念」⁵ 至于外在行为 - 「亲属关系、友谊、族群归属的体制结构…… 法律，道德…… 和普遍的公义」。⁶与财富创造主题相关的，也谈谈人们的「经济文化」，即「社会、政治和文化矩阵…… 在这些特定经济过程中的运作」。⁷文化影响世界各国人民做生意或不做生意的方式。那么，这是否便是我们所指的「文化」呢。

2.2 基督徒应该如何与文化联系起来？

关于文化，基督徒是生活在张力的状态中：基督呼召我们既在「世界」，也不属「世界」（约翰福音十七 13-16）。我们既是天上的人，也是地上的人，因为正如圣经所说：「宝贝放在瓦器里」（哥林多后书四 7）。即使我们坚持「来自神」的启示性话语，而不是「来自人」的不断变化的观点，我们跟随「从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的救主（约翰福音三 31; 八 23）。（帖前二 13; 耶二十三 16, 26-31）。我们双脚分别踏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

我们的血液中有超越性，但也有「固有性」，我们不能「如在天堂般地思考着地上没有美善」。耶稣没有留在天堂，祂道成了肉身在上。启示录揭示，即使在天堂（完全超越的地方），我们也会聚于在那里，非个人独立存在而是以群体的身份共同存在，与每个国家[政治单位]、部落[民族单位]，人民和语言[文化单位]，都站立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启示录七 9；二十一 1；二十二 2）。启示录中提到的群体身份是属世的，但在永恒中并没有被「超越」，但即使在那里，他们也被珍藏在「新天新地」中。上帝的取向并不是排除属世文化，而是将人类文化最好的部份带进永恒当中：「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带给那城。」（启示录二十一 24-25）⁸。如果神在永恒中珍视文化，那么我们当然必须在此时此地也同样做。

坚持这种张力使我们能够抵抗两个极端：一方面丧失超越性，这在那些将文化理解为「吞噬」基督教的人类学家身上见到。对于那些人类学家来说，宗教的表达只是简单的文化表达而已。另一个极端是以超越残暴对待固有性 - 例如那些基督徒拒绝给予文化任何的地位，并认为对任何文化的适应都是罪恶的妥协。符合圣经和不符合圣经在文化适应之间的界线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下面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2.3 尼布尔(Niebuhr)的五种文化关系

理查德·尼布尔(H. Richard Niebuhr)写了经常引用的基督与文化一文来专门讨论这种关系。他描述了基督徒可能与文化有五种不同的关系：第一是「基督反对文化」，在这里基督被视为与文化交战，事实上圣经预言书的上帝，显示出祂对人类文化的谴责。虽然预言书不能被描绘成完全以负面的语气去表达，但负面语气既真实又突出。「反对文化」无疑是上帝观点的一部份，因此亦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部份。

尼布尔的第二种方法被称为「文化基督」，在这里文化会吞噬基督教，而令教会在附近社区失去了作为盐的功用，而非按神的心意而行。这是「融合主义」的诱

惑，必须抵制。第三和第四，尼布尔确定了「基督高于文化」和「在悖论中的基督与文化」的立场。这两种立场都试图避免前两种立场的极端情况，尽管遭受罪的蹂躏，亦认定基督的主权，认为人类文化基本上是好的。「上述文化」立场将水杯视为半满：强调基督教必须为文化做出贡献，并改善其基调的机会。「悖论中的基督和文化」立场将水杯视为半空：关注当中的紧张和矛盾，是一只脚踏在文化阵营，而另一只脚踏在基督身上。

「基督是文化变革者」是尼布尔的最后一个类别。这立场强调基督和教会在改变文化方面的角色。基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堂并不只是单纯的等待未来，而是要在此时此刻进入人类文化之中。

事实上，所有这些立场有时都可以合法地成为基督徒的立场。即使是「文化的基督」模式，若非最差的融合形式时，在某些方面也是有效的：当它对文化表达的拥抱只是承认它们非植根于罪，而是根植于人类按上帝的形像所造的一面。

2.4 福音派宣教历史

从「文明」到文化适应再回来。

基督徒如何与文化相联，文化如何影响圣经对财富创造的命令，这问题在福音派两个世纪的宣教活动中一直争论不休。这两个世纪大致可以确定三个文化参与周期：第一个是「文明模式」，紧随是「文化适应模式」，最后是「文化修改的文明模式」。

第 1 阶段：基督教、商业和文明的三个 C（十九世纪初）

早期的福音派宣教工作并非狭隘的灵性，而是「整全的」，也许带有某些不健康的元素。当看看英国伦敦传道会（LMS）或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全称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ABCFM）的基本文件，清晰地看到这点。LMS 指示于 1796 年被派往大溪地、汤加(Tonga)和马克萨斯(Marquesas)的传教士 - 正如 ABCFM 对于 1819 年被派往夏威夷的传教士所做的那样 - 他们不仅传播福音，同时传授「有用的艺术和职业」。⁹ 正如 ABCFM 在夏威夷的领先传教士希拉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所写：「拯救他们的灵魂是主要目的，但并不是单一及经常持续地引起这样一群人的注意」。¹⁰ 传教学家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 将这个早期的宣教阶段总结为「对基督教、商业和文明的基本共存的信念」¹¹ - 我们的小节标题中的「三个 C」。

所以，商业是与基督教拥抱在一起的。尽管介绍「商业」带来了本身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最后一个「C」 - 「文明」 - 它突出了优越性，并假设自己已是文

化作为一个整体并更高尚。这里的问题是战术 - 使得互相尊重的交流变得更困难，因此对超越福音的尊重及接受同样面对这困难的局面。这个问题都是根本上的神学问题 - 它将当地的和逼近的文化与当时普遍和超越的福音混为一谈。最优秀的传教士会尝试避免这种文化的优越感。¹²但是以「文明」为使命的核心要素，却很难看出如何避免这种傲慢的文化优越感。

第2阶段:文化适应，中国福音（十九世纪末）

1853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来到中国时，对传教士同胞交往对象是主要生活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感到困扰，他希望福音能传到中国去。要做到这一点，他知道必须让福音变得中国化。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用中国式的发型打扮自己，并像中国人一样走在街上，他的措举震惊了他的同胞。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英国）文化特色，戴德生对传扬他的文化并不感兴趣，而只着意于永恒的超然福音。

戴德生的做法是「传教士对西方文明价值持怀疑态度的第一个迹象」，这种方法将成为「福音派的广泛代表」……在(十九)世纪传教运动的主流转弯处¹³。因此例如1891年，一位苏丹传教士记录了他的方法：「我们谨慎地避免向外邦人赞美文明或文明的权力，如果他们这样做，不应该对以下的事情置之不理。」¹⁴显然，这为福音派使命带来了一股新气象。

戴德生对于全球宣教运动以及中国基督教使命都非常重要。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强调福音的文化适宜性，这影响了许多福音宣教机构。¹⁵西方文化与上帝国度文化的融合自此成为公认的教条。

这是一件好事，亦有一个弱点，是过于强调传播纯粹超越的非文化福音，背后是不愿意将任何西方的方式引进跨文化的情况 - 这意味着拒绝引入西方的好处，如大学教育、技术进步、关于妇女的概念等等。此举是为一个狭隘及怀疑的眼界，与今天我们将称之为「整全使命」或有所不同。

这种狭隘是如此僵硬，即使像戴德生这样的巨人，也允许它干涉传教士的团结；这阻碍了他接受另一位中国先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工作和远见的力量。李·提摩太与戴德生一样，是传教士和教会植堂者，但他也相信：

我在四十五年前发现的中国传教士，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四分之一的人类的灵魂，还有拯救身体以免于灭亡……并释放思想……从哲学和风俗持续了很多个世纪，要他们摆脱任何国家的摆布。¹⁶

戴德生认为除了直接传福音之外，强调任何其他的都是一种分心，指示「他的人不应该配合李·提摩太的工作。」¹⁷

第3阶段:整全主义没有「文明」(二战后)

李·提摩太的方法虽然不像戴德生的，但却是二战后福音派运动中开始扎根的先驱，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福音派教会开始重新接受整全主义，但现在它似乎是一个整全减去「文明」的组成部份，不再吹嘘西方文明优越于「未开化」的现像不再常见。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中的医疗、知识和技术突破的优势不再被拒绝。

例如，在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看到这种双重强调。奥尔森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与南美可怕的莫迪隆 (Motilone) 部落一起生活，他写道：「我曾多次想知道基督必须为他们提供什么，他们彼此相处的方式远远优于美国人。」¹⁸ 这是不文明的-他们与文明的-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亦承认西方文化中某些地方的卓越成就 - 渴望向部落介绍医疗、农业和技术进步。而且，莫迪隆人愿意接受它们。

但是，在这种「没有文明的整全性」方法中，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说，传教士试图带来医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整全优势，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不可避免地提出来的。这些东西起源于西方而非从云层中跌下来。奥尔森特意带来了美国和欧洲知识。这就立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文明」成分是否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偷运回来，但现在以一种更修改、更柔和、更文雅的形式出现。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文明优势，整全主义就有可能吗？这是两难的。

3.0 人类学的诱惑：反应过度

3.1 「真正的财富」：人类学和「富裕的」狩猎采集者

当然「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涉及金钱，经济学只是生活的一部份，人类的关系、智力、情感和属灵因素乃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有的文化在经济上是简单的，但其文化、态度和关系上的优势都是「丰富的」，是要得到认可和重视的事实。

但这是事实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我们是生活在物质世界中的生物。若只注重文化、关系和社会情绪这些方面，则目光显得太狭窄了，经济福祉也很重要，教会经常忽视这一点。这次清迈2017年磋商会特别关注「财富创造在整全转化中的作用」，刻意专注于物质财富的议题上，因此我们毫不掩饰地将本文的着眼点收窄并聚焦于这方面。

过去不单只教会领导人会为财富和身体健康而挣扎：人类学家也是如此。这是可理解的，因为专注于同情地研究其他文化，其中许多在经济上的文化比人类学家所属的文化「更为简单」。人类学家采用了一种方法论，「预设了一个中立的观点…… 要求他们在处理相异于自己当时所身处的社会时…… 会有搁置判断的情况出现」，因此拒绝评估「一个群体的本质优于或劣于另一群体」。¹⁹

这意味着，在经济领域上，一些人类学家不愿意承认某些文化的经济「贫穷」。事实上，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狩猎采集文化的数十年的讨论，就是这种趋势的例证。芝加哥大学人类学荣誉教授萨林斯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石器时代经济学》(Stone-Age Economics) (1972) 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自给自足的经济可能是「富裕」社会一个有违常理的观点；第二，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一个人的工作率与较低的期望值相应，所以降低工作效率不是「懒惰」的表现，而是合理调整手段以达到目的；第三，这些都与我们资本主义经济的中产阶级宣扬「更多更多」的情况不一致。正如他所说：

接受猎人作为富人是当代人类境遇中的近代悲剧，人们渴望消弭无限的欲望与不足的方法之间的鸿沟。要达至富裕，有两种可能的方法，透过增加产量或降低渴望…… 一条通向富足的禅道，指出技术手段不变时，人类的物质需求是有限而且很少，但总体来说足够的。采用禅的策略，人们可以在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中享受无与伦比的丰足物质生活。²⁰

萨林斯拒绝了这些采猎者主要在乏味的食物搜寻中渡过、无休止的苦生活。相反地，他声称引用的研究表明，「物质充足的非洲猎人」与澳洲原住民类似。他认为这两个群体每周的工作时间大约为15个小时，只为了自给而已，至于工作以外的时间，会花在休闲或悠闲的活动上…… 例如在营地休息或拜访其他营地。²¹ 过着无忧的生活！

(a) 但萨林斯对事实和解释性时代精神提出质疑 (卡普兰) (Kaplan)

在 2000 年版的「人类学研究杂志」布兰代斯人类学教授大卫·卡普兰 (David Kaplan) 撰写了一篇文章，对萨林斯的事实和他更广泛的基本假设作出挑战。他指出了基础研究中的各种方法缺陷，例如所使用的「工作」定义，当中没有包括「在处理食物以及狩猎和收集方面花费的时间」。当把必要工作所花的时间计算在内，例如「准备食物、屠宰、抽水、采柴、洗餐具和清洁居住空间等」…… 估计每周有 44.5 小时是花在自给自足的事情上。

此外，关于这些采猎者，其他实地人类学研究表明，他们「非常瘦弱，常常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抱怨饥饿」，并得出结论：「许多人会觉得很奇怪，正如 Konner

(1983 : 371) 观察到 Kung San [所研究的采猎者]，竟然会将一个儿童死亡率为 50%，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三十年的社会当成了一个『富裕』社会」。²²

(b) 宣教快拍：非西方人喜欢现代便利(夏威夷/莫迪隆) (Hawaii/Motilones)
这种对「富裕」的重新定义以及拒绝将「物质/东西视为真正的财富」存在一个问题，只是另一种新殖民主义，傲慢的西方所强加的文化。这个问题在跨文化引入时经常受到热烈欢迎，当地人喜欢它！近代宣教史中，众多例子的其中两个说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的夏威夷和二十世纪的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的莫迪隆--都是石器时代的文化。

因此，例如理查德·阿姆斯特朗(Richard Armstrong)牧师在 1840 年 7 月 7 日在毛伊岛的怀露库驻地写有关他介绍了简单节省人力的牛轭装置：

我偶尔会花一点时间投入农业，有空余的话会投入更多。我喜欢这个我自小就从事的行业，好像我喜欢在疲倦时睡觉……我曾帮助土著训练十二牛轭，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三年前一切食物、木材、土豆、猪、石头、酸橙、沙等都是由当地人背着来运送，或者用手在地上拖着走的……但现在所有苦差都由车和牛来完成，首领说无法让他们地上的人像以前一样进行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收获。²³

上了轭的牛只，只是夏威夷人热切拥护许多西方技术之一：铁钉、制造技术、武器制造、横帆船只、织造服装等。

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原住民莫蒂隆 (Motilones) 的经历类似，由于几个世纪累积的负面经历，莫蒂隆人最初对欧洲工艺品更为谨慎。当布鲁斯·奥尔森最终开始渗透到莫蒂隆的文化中，实际上和他们一起在他们的长屋生活了几十年，最终在那里传播福音，他记录了他的犹豫，夹杂他们对他们文化的尊重以及对现代科技好处的尊重。

奥尔森写下了他早期的英雄之一鲍比(Bobby)(第一个莫蒂隆的信徒，最终被马克思主义武装分子杀害)，「他对子民怀有愿景 - 帮助他们融入有优势的现代社会而不需要牺牲传统价值」。奥尔森希望以一种对莫蒂隆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方式来介绍福音，²⁴同时与鲍比一起引进技术：

1971年我们在丛林中建立了两个健康中心……莫蒂隆人学会了如何使用血涂片……用于疟疾……由于在猎物稀少的季节，莫蒂隆人会饥饿，所以我向他们介绍了如何为种植农作物而准备好土地……引进了牲畜……得到肉和牛奶。我们还组织了让莫蒂隆人学习的两所学校……学习西班牙

牙文，以便与外界沟通及谈判……我很高兴看到这些进步提高了莫蒂隆人的生活质量。²⁵

奥尔森和莫蒂隆人自己，认为这些技术发展和使他们成为可能的经济赋权 - 乃在「提高生活质量」。

有趣的是奥尔森写道，更多是他的「想法并不总是与印第安人，尤其是青年的想法共融」，第三代莫蒂隆基督教徒选择「现代便利」和「西方文化的诱惑」。²⁶ 奥尔森更倾向旧方式及发现自己容易受到「人类学家的诱惑」的一种形式的影响。

(c) 诱惑：对「团结」过分乐观

人类学的诱惑是避免对文化差异的价值判断；他或她拒绝说某某种生活水准是「更好的」。关于财富创造，人类学家容易误读态度与价值观，正如上文引用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的文章中关于龚（Kung）（布须曼人）狩猎采集者所引用的那样。例如一些人类学家已经过度准备夸赞龚的非个人主义团结和「分享」，但其他人类学家却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维斯纳（Wiessner）（1982：79）和马歇尔（Marshall）（1968：94）都评论说，分享的持续压力导致龚（Kung）限制他们努力工作，因为可能被要求去分享额外勤劳的成果，而拒绝分享则会令自己惹来吝啬或更坏的指责。以下是维斯纳（1982：79）的观察：「在互惠关系中，一个人用来防止在关系中被剥削的手段……是防止他或她自己变成「拥有者」……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杀死许多大型动物的男人坐下来休息一下，以享受回报。女性为家庭收集了几天份量的食物，但很少会采集更多……因此，在决定是否在某一天工作时，一个龚人可能会评估债务和债务人，决定要将多少野生食物的收获给予家人、近亲以及真正想要回报的人，而不是不劳而获者要索取多少。我们被告知，龚人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谈论谁有什么，以及谁给谁什么或未能把它给谁（Wiessner 1982：68）。许多正在进行的交流和分享似乎都是处于嫉妒，正如任何慷慨的价值观或『分享的自由习惯』都是如此。在他对觅食社会的调查中，凯利（Kelly，1995：164-65）指出『共享』……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许多觅食者试图找到避免其需求的方法。」根据我自己读过的民族志，还有在美国印第安和非洲社会的经历，其成员在物质方面并不丰富，说明财产是有价值的，人们非常清楚财产会引起嫉妒，他们害怕嫉妒的后果。²⁷

3.2 文化人类学战胜了经济学

文化人类学有很多可供参考的见解，但不能允许他们忽视或胜过经济学科所提供的见解。这样的胜过正是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在基督教宣教和经济体系中所允许的：对经济文化和宗教维度的批判性调查，是一本2015年所写的好书，透过自愿讨论宣教对经济影响。威尔逊开始了他关于马里(Mali)的文章：

西方和非洲从各异的历史背景中，发展出不同的经济体系。两个系统各自的环境中都取得了成功。马兰士(Maranz)指出，「与西方人的看法相反，非洲的经济体系确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而行。」²⁸

这是非同寻常的——当人们普遍承认「马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指数的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78位时，非洲，特别是马里，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据估计，60% [原文如此]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²⁹ 威尔逊和马兰兹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如下：

西方社会的基本经济考虑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非洲社会的基本经济考虑是「经济资源的分配，使所有人的最低需求得到满足，或者至少他们能够生存。」³⁰

单纯的「生存」就是目标！但若只是纯「生存」无疑就是贫穷的定义——志愿组织以此作为对抗的目标！

威尔逊（一位「跨文化事工专家」）和马兰士（一位「国际人类学顾问」）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目标——主要是人类学目标而非经济目标，正如马兰士在威尔逊参考文献中明确指出。马兰士列举目标，首先是增加相互的理解，以促成「更有意义的关系」，其次是「西方人更尊重一个完全达到其主要目的之独特经济体系」。经济改善不是马兰士的意图，他不想挑战非洲没有的东西，而是希望我们欣赏非洲拥有的东西。虽然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在一本声称要认真对待经济学的书中是无法做到的。³¹ 如果有经济匮乏——正如许多经济移民所证明的——人们必须诚实地承认。

而人类学家需要看到在经济学中，良好意愿是不够的，对文化积极拥抱不能代替经济常识。他们应该像以赛亚书二十八24-29中的农民，我们读到：

当农民耕种时，他是否连续耕种？……平整了表面之后，是不是撒播香芹籽和小茴香籽？……香芹籽不是用大锤打的，也不是用小车轮滚过小茴香；而是用杆子捣碎香芹籽，用棒子压过小茴香。谷物必须经过研磨才能做成面包，所以一个人不会永远被捣碎。打谷车的轮子可能碾压在它上面，但

是不会用马来打磨谷物。这些所有的都来自全能的主，祂的计划是美好的。

32

农民不是在经济领域强加自己的规则，而是首先观察并了解此领域内有什么起作用（它的方式和规则是什么）；其次，使行为符合这些现实。以赛亚说这种做法来自上主。

4.0 三个特定市场的文化挑战

商业和经济发展是双刃剑——引来文化改良或文化危机（参阅下面的夏威夷案例研究）。下面我们提出两个问题来探讨这个商业「双刃剑」的问题，并透过在厄瓜多尔和夏威夷两个具体情况下出现的挑战来看待它。

4.1 问题 1: 「以市场为中心的效率和企业家精神和自助就等于强加文化」？

西雅图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罗伯特·安多利纳 (Robert Andolina) 透过他对厄瓜多尔卡尼亚尔(Canar)地区的研究，提出了「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价值」市场活动和财富创造的核心价值观是否符合圣经的（因此是合法的）或是单单是狭隘的文化（因此是非法的）。安多利纳的研究确定这三项以市场为中心的原则是，寻求帮助厄瓜多尔部落透过灌溉发展项目，在经济上改善自己的失败发展方法的核心。他总结出这些市场原则只是在强加「殖民地」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发展」。³³ 他是对的吗？

(a) 在厄瓜多尔卡尼亚尔

而当罗伯特·安多利纳拒绝这三个他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强加资本主义的文化，本文讨论这些价值（虽然不一定是他们应用）是否符合圣经。简单地看看每一项：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上帝自己是「高效」的，祂是「实干」大师，把事情做好且并不马虎；祂精致但不浪费；当上帝做祂们「工作」的事情时，祂们是成功的。

「成功」不仅是一种西方价值观，在基督之前一千六百年，埃及人就重视它。毕竟，我们读到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让约瑟管理他的全家，因为他的一个品质：「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创三十九 3）。同样地，早期的夏威夷人也重视成功，公元 1400 年他们在一个波利尼西亚社会，选择定居在塔希提，而在往后的 400 年独立发展起来³⁴。也就是说，虽然「出生顺序状态」和王室家谱关系，但在终结时获得追随的核心能力，是任何有抱负夏威夷君主所想要的，但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在战争中成功表明他的法力（他的超自然能力），令他政治能力获得承认。³⁵ 事实上，正如夏威夷本土的历

史学家和活动家乔治 (George Kanahale)所说：「我们注意到.....一个物体的有用性与其神圣程度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³⁶ 圣洁——这对效率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如果效率在多种文化中都受到重视，且植根于上帝的本性，那么企业家精神也是如此。上帝是企业家——看看创造吧！「企业家精神」有许多定义，但其「核心是一种思维——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它是想像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的新方法」，或者「看到一个机会并收集资源，把可能性变为现实」。³⁷ 这听起来很像创世记 1 和 2 中的神。同样地，这听起来很像亚当和夏娃在这些章节中所要求做的。以祂的形象塑造的人类是为了反映造物主的特质，包括祂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

上帝（作为全足够的）自然的是一个自助的代理，我们人类根本无法做到的。这里反映了我们的造物主，即使不及祂的自给自足的程度，我们看到在人类堕落之前工作和养活自己（创二 5,15），亚当并不是单单的坐下来，等待上帝将葡萄放进嘴里。另一方面，亚当也有「助手」夏娃。好主意！单打独斗并非办法，自助实际上意味着「自我责任」，这可能是一种更符合圣经的表达方式。

与安多利纳所挑战的三个价值观相关的问题，可能并没有抽象中的圣经有效性；问题是具体应用的有效性。换言之，戒律本身是清楚的；真正的挑战会出现，像所罗门面临两个母亲要求一个幸存的婴儿一样（王上三 16-28），将它应用于当前的特定情况。

举例来说，「效率」的价值，「效率」当然是敬虔的本质。上帝是「有效率的」，祂使事情完美的进行——这是效率的一个方面。但是，将效率评估应用于具体情况时，评估可能会因非圣经价值而受到严重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不首先考虑某些目标，人们甚至无法开始评估某些事情是否有「有效率」（正在「有效率」）。效率的衡量只有先确定目标，然后再考虑努力是否达到了目标。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目标不符合圣经，无论如何「高效率」地指向目标，结果成就也会同样的不符合圣经。在这种情况下，「效率」的圣经价值被滥用于非圣经的目的。所以，这些措施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有效的」，但不是圣经意义的「效率」之上。这是把「效率」作为一个明确圣经规范的难点。

也就是说，安多利纳的批评被一个影响甚大的疏忽所削弱：安多利纳简单提到更广泛的厄瓜多尔事实背景——卡纳尔省移民的事实，而完全忽略了它的广泛影响。他写道，开发项目「强化了市场社会，而没有（Tucayta）家族（控制他正在研究的灌溉项目的土著组织）有亲戚在国外工作。」³⁸ 这种大规模移民的事实肯定是重要的，事实上它有三个含义，全都对他的主张提出质疑：

- 首先，如果土著拒绝所有改变（如作者所建议的那样），那他们为什么会接受移民的激进改变？
- 第二，如果市场/经济思想对他们来说如此陌生，什么不利的经济条件会引发他们的移民，正如文章所提出的那样？
- 第三，如果这些土著人民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市场思想是如此对立的，为什么他们会前往自由市场，即世界新自由主义资本，美国（1970 - 1998 年移民的主要焦点），或西班牙自由市场（自 1998 年以来）？

39

(b) 亚洲的家族企业和「效率」

同样，潜在原则可能是跨文化的，在不同的文化的应用是非常的不同。例如在亚洲许多典型家庭式的企业经营，保护家庭参与企业并企业的经济底线是同样的重要，家庭的参与度去判断了企业是否「高效率」，而不仅涉及年度报告所披露了多少利润，这是「效率」另一面！

(c) 团结/个人主义和「自助（责任）」

另一个考虑「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是否符合圣经的因素，是这些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否需要由其他价值观去补充，例如正义需要以怜悯为补充？没有这样的补充，会失去平衡。因此，为了充分反映人类在圣经中的形象，没有「他人责任」，自我承担责任真的可以独立地存在吗？

此外，圣经为我们回答这些各种文化取向的问题，提供了多大的空间？例如，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的「团结」与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有所不同的回答，是否合理（说得通俗一点）？从我们先前对圣经就文化价值的考量看来，在应用这些价值观时确实存在文化「回旋余地」。

(d) 管家职份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这三个原则显然是符合圣经。它们不仅是「文化的」——特定一种文化——而且在人类是普遍的。它们不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它们反映上帝本质的价值。

然而，关键是这些术语要充分考虑到圣经内容和适当上下文，确保它们不是孤立的，它们必须在其他圣经价值中找到补充。虽然对于每个——效率、自助/责任、企业家精神——各自的圣经含意，往往与普遍被人接受的含意相符，但一个控制性的圣经价值的人必须始终陪伴（有时挑战）它们：即「管理」。

当我们查看创造账户时，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效率、自助/责任和企业家精神这三个价值中的每一个都在其中表达出来。所以，当上帝在创世纪 1-26 中指导人类

「治理」时……祂还指示人们如何去做：创造性地（创二 19）、富有成效地（创一 28）和负责任地（创二 15）。这最后一点——人类被指示「照顾它」——是管理原则。「效率、企业家精神和自助」必须被解释和应用，以体现这种授权来「照顾」上帝所创造的，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

现在，当我们创造并寻求高效率时，「照顾」世界和人民意味着什么会有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然而，毫无疑问，它肯定会影响和修订「效率」的含义。在「照顾」人的同时，一个人不能「无情地高效」。作为一名管家，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同情心和善意，因为我们要「照顾」他们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总能避免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艰难选择；它只意味着如果不认真考虑它们对人的影响，就不会采取这些措施。也许，在以下提到的夏威夷故事中，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国的，各方都缺乏这种管理原则。

4.2 问题 2：跨文化开展业务可能在文化上是危险的——我们如何限制那危险？

夏威夷是一个经过近 600 年被隔绝的国家，（从它自己的大溪地根源），从 1778 年英国库克（Cook）船长「发现」的石器时代，跃升为经济发展不断的阶段。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下面看到全球商业惯例与夏威夷土著文化未成功的整合，以致最终在十九世纪后期，夏威夷人民失去了主权。

当然，夏威夷作为一种「类型」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点罕见。也就是说，到了 1778 年它仍然是一个孤立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没有文字、没有金钱、甚至没有非常发达的内部市场。尽管如此，夏威夷的案例有助清晰地呈现文化差异的现实，以及企业寻求祝福的挑战。夏威夷当年的麻烦能否避免？如果可以的话又如何避免？

(a) 夏威夷案例研究，1778 年至 1893 年/1898 年

十九世纪夏威夷的故事，与热衷为整全转化而创造财富这福音的人士有特别的关系，这正 1820 年新英格兰传教士来到夏威夷所要做的一一取得了巨大成功和巨大失败。这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原因为何？

(1) 成功和失败

积极方面，特别是在 1820⁴⁰ 年传教士到达之后：

- 基督教在全国深深扎根——建立了许多健康的教会，并于 1853 年夏威夷派出自己的传教士到波利尼西亚（James Kekalas 是第一个送往 Marquesas）。
- 读写能力接近普及，夏威夷到了下半个十九世纪……识字率已经高于美国！⁴¹

- 贸易和商业为平民⁴²（零星地）和酋长（至少在头几十年里⁴³）带来日益繁荣，而政治性发展（使夏威夷能够保持其独立于太平洋上的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甚至将政治权利延伸至平民。直到 1890 年代，夏威夷仍然实行了有活力但陷入困境的民主中。

在负面因素中：

- 土著人口大幅骤减。
- 1848 年的土地改革并未将土地所有权扩大到大多数平民。
- 商业发展，特别是 1860 年以后，开始加剧全国紧张的局势而非改善。
- 1893 年夏威夷人失去了政治主权，主要是政治领导人与商业发生利益冲突。

在这里，既是荣耀又是耻辱。

(2) 四个不同的元素

要更好地理解夏威夷的故事——什么是正确的，那里出了问题——人们需要记住：a) 四个不同的元素，b) 三个特定的危险源，以及 c) 工作中的内部张力。首先，要考虑四个不同的因素：

1. 涉及的四方：执政的夏威夷人（国王和阿里酋长）、平民、传教士和外部商业团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有时和谐地工作，有时会彼此交战。如果要理解夏威夷的斗争，就必须密切留意不同派别；不仅是夏威夷族裔和外国人之间制造了冲突，夏威夷人之间亦同样制造冲突。
2. 夏威夷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从 1820 年到大约 1855 年的传教时期，随后是具有截然不同驱动因素的后传教时代。在传教时代，土著居民的最大利益是主导驱动力；在后传教的时代，利益只是几种不同比重因素中的一种。
3. 四个不同党派各自的愿望、需求和能力，是导致往后发生事故的成因，这些需要识别和权衡。正是这些愿望、需求和能力——对于每方来说都是如此不同——造成了沸腾的紧张局势，最终在 1893 年导致了推翻女王莉莉乌库拉妮（Liliuokalani）和 1898 年夏威夷被并吞的悲剧性发展。
4. 最后因个人性格所造成的未知数：不同人的反应导致夏威夷不同的结果，没有什么是不可阻挡的，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去处理问题。

(3) 三种危险的源头

人是这叙述的中心，既能帮助同时亦带来危害。至于危险，夏威夷故事中出现了三个问题领域。

1. 跨文化（外国）商业代理不能或不会等待文化改变和吸收商业惯例。他们的经济努力的生死存亡悬而未决，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因此，例如如果没有吸引到夏威夷人帮忙种植，他们便招揽中国人和日本人。日子久了，他们与当地文化所发生的冲突便会日益增加。
2. 接受文化的精英——经济和政治——不能或不会掌控到商业文化/机构。1848 年土地分割后，阿里（Ali' i）（执政首领）将更多的土地出售给豪勒（Haole）（外国人），以致失去了控制权。由经济操控而分裂出来的政治控制（仍主要在夏威夷手中）⁴⁴会成为冲突的温床。
3. 接受文化的平民不能或不会掌握经济成功所需的实践，故此经济上不成功，这再次成为冲突的温床。

(4) 内部的张力

外部压力（外国人的到来）和内部压力共同造成了夏威夷王国的垮台。这些内部压力 - 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称之为「夏威夷的灭亡可归咎于其自身的体系」⁴⁵--如下：

- 缺乏对国际资本体系的接触
- 人口下降 ⁴⁶
- 家庭破裂 ⁴⁷
- 步履蹒跚的贵族无法使他们的土地有收成，并且与平民渐行渐远 ⁴⁸
- 「为使用而生产」的工作道德削弱了夏威夷人在创办的企业中取得成功 ⁴⁹

正是由于这些内部张力，再加上后传教时代的特征——外国商人不愿意及未能胜任（因为他们的企业经常失败），又为了向夏威夷原住民开放参与而放弃商业成功的时代——并结合夏威夷人对商业利益的要求，导致了十九世纪 90 年代的爆炸性结局。这种以商业为核心的不稳定性终于在 1893 年酿成夏威夷的革命，且于 1898 年被美国吞并。

夏威夷整全使命的成功和失败提醒我们，在引入财富创造实践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善意是不够的，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挑战，亦因此有独特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背景和培训，无论多么丰富，都能装备我们胜任面前的跨文化挑战。现实是复杂的，我们必须祈求智慧，并倾听慷慨赐予我们智慧的上帝和人民的聲音——尤其是那些明白我们带来财富创造文化的人。

(b) 注意：保罗·波拉克 (Paul Polak)……越过复杂/尽管去做！

大卫·布朗克马(David Bronkema)意识到企业引入跨文化的复杂性，他在基督教宣教和经济体系中贬低了简单的商业解决方案，称之为「社会正义的节约」。⁵⁰太简单了，他说。他反而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同时，他不得不对农业专家「贫困斗士」保罗·波拉克的简单商业方法表达尊重，他写：

尽管如此，探索这种「商业」方法是重要的，因为物质影响可以巨大。1981年保罗·波拉克创立了国际发展企业，调整了需求策略，不再只着眼于解决导致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而只是帮助小农从农场赚取更多钱。他们专注于支持以改良技术和改善销售产品去增加收入，这本身可以为农民及家庭带来更多机会。⁵¹

保罗·波拉克声称通过简单的商业解决方案，「有效地结束了 1,700 万农村穷人每天一美元的贫困问题。」⁵²波拉克驳斥了他称之为「三大灭贫神话」的。首先，「我们可以靠捐助而让人们摆脱贫困」，其次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会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第三，「大企业将结束贫困。」⁵³做小事情，直接与当地人进行接触，帮助他们获得利润就是他的全部。那么，这可能是避开夏威夷当年宏观文化风险问题的方法吗？

4.3 问题三：商业成功——是它的关键文化，还是法律政治结构？

本节的问题 1 和 2 涉及在文化中某些商业价值和做法是否恰当，问题 3 在这里退后一步，并探讨哪些对塑造一个文化经济的进步更重要 - 文化价值/实践或其政治/经济结构和政策？

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非常热门的议论话题。两位商业解决方案的倡议者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答案：在美国拉丁美洲地区的国际开发署(USAID)前总监兼 Tuft 大学文化变革部门主管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认为，这归结于「文化」。而对秘鲁经济学家埃赫尔南(Hernando de Soto)来说，它归结为「法律结构」。⁵⁴究竟是外部结构还是内在价值？也许这有点像说：「哪一个更重要 - 骨架还是身体的器官？而且，奄列(西式煎蛋卷) - 到底是蛋还是平底锅更重要？」人们不能选择其一，两者都很重要。根据这些原则，哈里森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文明冲突论»中的重要人物)同工并指出：

也许关于文化在人类事务的位置中，最明智的话是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话：「核心保守真理是，文化而非政治决定了社会的成功，核心自由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一种文化并将其从自身中拯救出来。」因此，关键问题是政治领导能否替代灾难来刺激文化的变革，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政治领导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新加坡就是例证。⁵⁵

这些看起来是睿智的话，也是本文采用的方法。

5.0 向前的一些方法

上述材料为基督徒应如何从圣经的层面，去思考与文化相关的财富创造，而设定了大图画。下一节将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在从思考跨文化财富创造到实际参与时需要的更具体的态度和属性。这需要智慧，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所有智慧的源泉，并且透过祂的道、祂的灵和祂传给其他人的智慧来获得智慧。仰望祂的话语——以及寻求应用这话语的实践者——有几个项目非常强烈地出现。

5.1 国度价值观胜过单纯的文化价值观

本文中使用的所有参与者和所有案例研究表明，非常强烈地坚持国度价值观凌驾于文化之上。圣经的财富创造要求，即使在具有挑战性的跨文化情况下，只要文化价值与文化规范发生冲突，文化规范就必须屈服，圣经价值观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

毫不出奇地，来自俗世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与这种对普世价值现实的坚持相呼应。例如，拉什沃思·基德(Rushworth Kidder)与全球伦理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普世共享的五个核心价值观是：诚实（或真实或正直）、责任、尊重、公平和同情心。⁵⁶

在我们采访的从业者中，⁵⁷与创造财富任务相关而最常被提及的圣经价值如下：

(a) 诚信

「腐败」是常被提及的问题。纵然这是官方容许的，但许多企业领导实际上很清楚是需要决心抗衡，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明显地危害项目所需的官方许可。

令人鼓舞的是，尽管存在风险，许多这些项目最终成功了。此外，他们对诚信的立场为企业和他们所代表的上帝赢得了良好声誉的额外优势。

(b) 努力工作

同样被认为是成功创造财富的圣经价值的关键是辛勤工作。正如一位跨文化创业企业家所说：

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基督徒员工要么非常出色并努力工作，要么不符合公司对职业道德和期望，解决办法是为认真对待新工人提出试用期。过去，

他们需要解雇许多工人，特别是来自事工背景的工人，他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发展不符合公司标准。⁵⁸

听到一些有「事工背景」的人，并不总是有一个良好的职业道德时，真的令人惋惜。尽管圣经告诫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双臂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二十四 33-34）。

(c) 利润

几乎不言而喻，在「创造财富」的背景下，赚取「利润」是一个圣经的价值。这既是必要，也是合理的。利润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是总收入扣除总成本后的盈余。⁵⁹ 利润与「剩余」有关——超过我们的净消费需求——没有盈余，就没有用于未来的投资。它是可以播种而不是消耗的「种子」（参见林后九 10-11⁶⁰）。正是这种盈余，这种增加的初始投资回报，使基督看到一个人的做法是那领五千的又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时，基督就以「做得好」来赞赏他。（马太福音二十五 20）。

没有利润就没有财富，没有财富就没有反贫困。积极努力去消除贫穷，意味着同样积极地接受利润作为动机。

(d) 关系

圣经的财富创造不仅是利润的优先，它同样优先考虑关系。圣经的财富创造有多重底线，唯一关心的不是钱。许多案例研究都显示了与关系有关的成份，他们关注「仆人式领导」，「员工授权和发展」，团队建设以及建立一个「扁平化」组织，让员工更容易接触到高层。一位企业家说：「我们不想培养机器人，而是要成为终生的朋友。」

与此同时，将利润优先与关系优先相结合被证明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特别是在需要解雇某人时。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挑战基本上不是一个跨文化问题，这反而是一个基本的人类问题。对于一个关心和有良心的老板来说，在自己的文化中解雇员工并不比跨文化解雇员工来得容易。跨文化的情况增加了几重复杂性，但基本的人类痛苦和挣扎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痛苦。企业领袖被委托为着组织的福祉和员工的生计，员工都依赖组织而生存。那么就不能避免艰难的决定：解雇不适合甚至危及其组织福祉的员工。

虽然许多人认为某些文化是「任务为导向」和其他「关系为导向」的⁶¹，但是圣经财富创造者必须同时拥有这两个目标。上帝是两者兼备的。创造财富有一个任

务，就是使上帝的物质世界井然有序，并使之有生产——所有这一切都符合上帝原来的命令：「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耶和華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神把这人带到伊甸园去工作并照顾」（创一 28；二 15）。但这个物质世界的重点在于为人们服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不能被遗忘。

(e) 文化变革

在上面的一些观点中隐含，文化不会被冻结，他们需要改变和成长，就像一个人一样。圣经所说的人是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十二 2）——也适用于整个文化。改变我们的想法对基督徒来说是必须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此我们不应该害怕挑战文化规范。

这通常是真实的，包括涉及财富创造所需的价值和态度。变化来自许多层面：有时在简单和狭窄的技术水平。菲律宾一位发展专家（菲律宾人）帮助当地农民改善经济作物和进入市场的途径，坚持认为他们必须改变和学习现代的技术。传统需要得到尊重，但当传统成为妨碍人类发展的铁镣时，就需要推翻它们。布鲁斯·奥尔森的农业和医学进步与石器时代莫蒂隆的故事（见本文前面部份）说明了，如何在不破坏文化本身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没有改变便没有进步。

有时候文化变革的需要，源自于更深层次根源世界观的层面，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而已。因此，例如在菲律宾和柬埔寨的一些案例研究，就指出必须推翻文化中根深柢固的「宿命论」。一位发展专家指出「贫困是在心中」的，另一位企业家，反思他在佛教柬埔寨的年代，观察到那里的人唯一可以见到极具创意和企业家精神，往往就只停在「生存」的层面上。然而，任何超越纯粹生存及有助改善经济的希望或计划，却是实际上不存在。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佛教宿命论，柬埔寨最近发生的可怕内部战争，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例如「普通人民……觉得他们不应该有超出自己等级的抱负。」⁶²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似乎很清楚的，是当宿命论世界观被基督教世界观所震撼和扭转时，人民便从这种「兴盛地生存还是纯粹幸存的心态中得到解脱，这是基督教世界观扎根所带来的影响：a) 创造性的上帝统治着自然和超自然的世界，b) 一位全能的上帝，亲自显示出对他们的爱，c) 上帝是有个人计划的，正在积极与每个信徒合作实施这项计划。传福音是增强国家力量的实用工具！

5.2 文化使这些价值观变得复杂/丰富

上面列出的属性适用于每种文化，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中，他们所制定的方式可能大不同，文化既丰富了这些普世价值，亦使其更复杂化了。在不同文化中如何表达自己，财富创造者需要对此更敏锐。

(a) 诚信与关系

例如，西方的眼光与中国是如此的不同 – 关系（大致翻译成「关系」），怎样去平衡关系与诚信，相异的价值观会完全不同。关系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商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⁶³但是，考虑到关系的运用是来回交换「小恩惠，导致更大的利益」的，⁶⁴将这种文化价值与要求诚信结合起来，可能令人困惑——在西方情感关系被理解为第二作用，而目的是为了中立和客观的评估任务。诺拉休斯（Nora Hughes）在中国与英特尔合作开展「零容忍腐败」标准时，教他们的现场管理人员们：「不可从供应商那里收取任何东西，甚至连一个月饼都不可。」听起来像是对诚信的高尚坚持，但实践是不同的：

如果我司机的母亲在中秋节期间焗了月饼给我，若我因为对贿赂的零容忍而不接受，而司机是送礼的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是很无礼的。⁶⁵

无礼！对诚信的这种解释直接违背了中国人对良好关系的理解，并转化为对人的不尊重，现在这听起来不是很基督教。

(b) 关系和任务交织

尽管圣经中的财富创造会强调任务和关系，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当艾琳·迈耶(Erin Meyer)高级副教授透过中国的受访者任(Ren)案例的分析，相结合去展示任务型和基于关系型文化之间模糊的界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

在任的文化中，个人信任从根本上改变了双方开展业务的方式。相比之下，美国管理者一致努力确保个人关系不会影响他们处理业务交互的方式——事实上，他们经常故意限制与经济资源所依赖的人之间的情感亲密，比如预算或融资。毕竟，在美国或瑞士等国家，「生意就是生意」；在中国或巴西等国家，「生意是个人的」。⁶⁶

(c) 同一文化中的新与旧

文化影响的另一个复杂性在于它总是在变化。在同一种文化中，根据一个人的城乡身份或年龄组别，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变化的速度亦不一。诺拉休斯在中国的经历与刘双（Shuang Liu）的研究相呼应，大意是：

刘审查了两家国有企业，发现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有企业的人与改革开放后加入的人之间的隔代差异（S. Liu，2003）。她研究了阶层、家庭以及平等的主题，发现两代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官僚、和谐、安全、忠诚和稳定是不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年轻人认为官僚作风在浪费时间，重视绩效而不是和谐、相比国有企业的安全体系，更加信任自己在市场上的能力、对国有企业的忠诚度较低，并认为改变是好的。⁶⁷

(d) 全球/本地一起

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中，人们看到全球和本地文化交织。最近和一位宣教领袖交谈，他告诉我们萨摩亚（Samoan）同事在美国养家。在萨摩亚的酋长去世后，其部落长老联系了这位萨摩亚人，要求他担任部落的酋长。他同意，但有一个条件：是他能够留在美国，部落同意了。今天本地与全球交织是一个事实，现代正在与传统混合，西部与东部和北部与南部混合。引入文化改变是现实、利益和挑战。「文化纯洁」不再像过去一样是人类学家的黄金标准。

(e) 三个敏感问题

这种文化混合通常涉及三个敏感问题：

- 沟通：直接与间接
- 身份：群体与个人
- 领导力：等级制度与非正式

有些文化乐于直接谈论需要改变的弱点、失败和表现，接受插嘴和欢迎分歧；其他文化只能慢慢地推论接受这些题目。一些研究人员将这种偏好特征表明为「以信息为导向」的文化（其中焦点在于与任务相关的非关系事实），而不同于「以关系为导向」的文化（谁与谁相关是沟通风格的关键因素）。⁶⁸显然，这种差异对创造财富所需的沟通（在企业之间进行谈判以及在企业内部进行沟通）具有重大影响。

文化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也是有关的：

「个人主义……属于个人之间关系松散的社会：每个人都期望照顾自己和他或她的直系亲属。」（Hofstede, 1991）。它的对立面是集体主义，集体成员身份和合作是最重要的。⁶⁹

霍夫斯泰德(Hofstede)解释说：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雇主从不仅仅雇用一个人，而是一个属于群体当中的一个人；员工将根据这个群体的利益采取行动，这可能并不总是与他或她的个人利益相符合……集体主义社会中的招聘过程总是考虑到这个内部群体，通常优先聘用雇主的亲属。⁷⁰

这立场有助于解释诺拉·休斯，最初在中国的英特尔公司发现一件令她疑惑的事：

我在组织发展部门（OD）雇用了一名菲律宾女士，并有机会聘请另一名我知道合格胜任的女士。中国人对这位候选人并不满意，并认为我们最终会让菲律宾人一起坚持令中国人下台，因为人力资源经理也是菲律宾人。⁷¹

在探索这个关系雷区时，诺拉·休斯需要必须平衡几个合理的价值观：英特尔（Intel）作为一个组织的任务效率、与她的中国员工关系，和不仅尊重与菲律宾求职者的关系，而且还尊重她们的天赋。

对领导层的期望与其文化是阶级式还是正规式性质也是相关。霍夫斯泰德（Hofstede）德解释说：

在权力距离小的国家，下属对老板的依赖有限，而且会有谘询的倾向……他们之间的情感距离相对较小：下属容易接近和驳斥老板……在大权力距离国家，下属对老板有相当大的依赖性……在这些情况下，情感距离……很大，下属不太可能直接接近和驳斥老板。⁷²

这显然会影响员工进行工作审查的方式：如果处理不当，员工的恐惧因素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害，亦影响了人们试图迈向「扁平化组织」的程度和方式。

因此，文化并没有否定圣经标准的普遍性，但它确实影响了其实施方式。

5.3 寻找本地导师

在文化迷宫寻找前进道路时，找到合适的导师是一个宝藏。我们经常需要一个了解文化敏感性并对交流信号保持警惕的人，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可能听不见的。我们必须承认需要帮助，谦卑和倾听他人是我们前进的最佳方式：「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惟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十二 15）。

如果愿意倾听，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智慧的泉源。在马太福音二十三 34，我们读到：「所以，我差遣先知、智慧和文士到你们这里来」，同样，在以西结书七 26 中写道：「灾害加上灾害，风声接连风声；他们要向先知寻求异象，但祭

司的教诲、长老的谋略都必断绝。」这两个段经文总结了神引导我们的不同方式：1) 先知的异象（圣灵是焦点），2) 祭司的教导（神的话语是焦点）和 3) 长老的忠告（常识经验是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倾听所有这些，我们将更能够在对焦上帝心中的多种目的之一时应对文化挑战：为人类和国家的整全转化创造财富。

附录

创富谘询会：背景与处境

创富谘询会（CWC）不单是一桩事件，2017 年 3 月在泰国举行的谘询会是谘询过程的一部分，这反过来又是与教会、商业、贫穷、财富创造和宣教等问题有关的更广泛，更长时间和持续的对话的一部分。

因此，了解每个创富谘询会（CWC）报告的背景和背景非常重要，它们是更大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把这些部分放在一起以便理解正在出现的图像时，需要看到其他一些关键部分。

创富谘询会是 1974 年「洛桑公约」通过的历史性承诺的又一成果。在这里，当承诺传福音的重要性时，福音派人士也对「有时将传福音和社会关切视为互相排斥」表示悔过。为了改善我们世界的经济而创造财富是那些被忽视的社会议题之一，也就是创富谘询会要提出的。

所有创富谘询会参与者都获得了所需阅读清单，这些阅读材料都与**创富谘询会探索研究**有关财富创造在人与社会整全转化中的作用。

创富谘询会其中部份目的是跟进 2014 年 4 月洛桑全球谘询会上关于成功神学、贫穷与福音的议题；因此，所有人都需要熟悉**阿蒂巴亚声明（Atibaia Statement）**：<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statement/atibaia-statement>（以下有更多资讯）

洛桑全球创富谘询会与全球营商事工合作，因此其中的一些工作和报告已包含在所需的阅读材料中。

《为什么要费神在「营商事工」？》 - 作者为迈茨·图内哈格着（Mats Tunehag）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1/04/Why-Bother-with-Business-as-Mission-v-18-April-2017.pdf>

「营商事工智库」三份报告的执行摘要

- 「营商事工」的圣经基础
<http://bamglobal.org/report-biblical/>
- 「营商事工」及终止贫穷
<http://bamglobal.org/report-bop/>
- 在海地的「营商事工」
<http://bamglobal.org/report-haiti/>

创富谘询会与2004、2009和2014年三次其他全球谘询会就处理类似问题有关联的。

洛桑「营商事工」议题小组

第一届「营商事工全球智库」在洛桑主持下举行，营商事工议题小组工作了一年，解开了有关上帝对于工作和商业目的，商界人士在教会和使命中的角色，世界的需求以及商业的潜在回应等问题。**营商事工宣言**（2004）中总结了发现。这里有一些摘录，说明领导者之间产生共识，日益认同财富创造者是被上帝呼召在商业中服侍的。

- 我们相信上帝以祂的形象塑造了所有男性和女性，并具备创造性，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美好事物 - 这包括商业。
- 我们相信跟随耶稣的脚步，祂不断始终如一地满足遇到的人之所需，从而表现出对上帝的爱和祂的国度的统治。
- 我们相信圣灵赋予基督身体的所有成员去服侍，以满足他人真正的灵性和生理需要，展示神的国度。
- 我们相信上帝呼召并装备了商人透过他们的生意令神的国度与众不同。
- 我们相信福音有能力转化个人、社区和社会。因此，从商的基督徒应该透过从商而成为整体转化的一部分。
- 我们意识到，在很少听到和知晓耶稣名字的地区，贫穷和失业往往猖獗。
- 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地需要就业以及倍增营商机会，旨在实现四重底线：灵性、经济、社会及环境的转化。
- 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在基督徒生意社群里有大量和巨大尚未开发的资源可以透过并在生意上满足世界的需要，并且在职场内外荣耀神。
- 见「营商事工」宣言：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1/04/BAM-MANIFESTO-2.pdf>

惠顿谘询会

2009年10月在伊利诺伊州惠顿举行了一个商业作为整全呼召的全球谘询会议，汇集了来自商界、非营利组织和基督教事工领域的领袖，并商业、经济学和宣教学的神学家和学术领袖。**宣告摘录：**

哀歌

• *我们悲叹教会和企业本身低估了企业作为活出基督呼召的工具，并且过分依赖非营利性的方法，导致依赖、浪费和不必要的人性尊严丧失。*

庆祝信心和盼望

- 我们为着寻求为上帝的国度展开商业经济活动的人们日益增长而欢欣。
- 企业可以创造价值，提供工作的尊严，并通过改善生计来转化社区。
- 商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呼召，通过尊崇上帝，爱人和为世界服务来宣扬和展示上帝的国度。
- 商业还为个人转化而实现他全然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发展和体验上帝国度所预定的丰盛生活提供一个有力的机会。
- 商业可以让人从退化的状态中恢复到上帝起初的创造状态。
- 我们深信，与上帝国度的核心价值一致的企业正发挥作用，并日益在个人，社区和社会的整体转化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 见惠顿宣言：

<http://matstunehag.com/wp-content/uploads/2017/05/Wheaton-Declaration.pdf>

阿蒂巴亚谘询会（Atibaia Consultation）

2014年，在巴西阿蒂巴亚举办的洛桑全球谘询会议之成功神学、贫穷与福音会议上，讨论了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会议上肯定了分享财富是好的并合乎圣经的，但财富分配往往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已。有必要更多了解企业如何为贫穷和人口贩运的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以简朴作为普世价值的概念亦受到挑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阿蒂巴亚宣言相当长，但这里列出一些与财富创造、商业和穷人有关的摘录。

- 基督徒不仅被呼召慷慨捐赠和分享，而且要为减轻贫穷情况而努力。这应该包括提供替代的、道德的方式，以创造财富和维持社会责任的企业，赋权予穷人，并提供物质利益，以及个人和社群尊严。必须始终认识到，所有财富和所有创造都首先属于上帝。
- 我们承认，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消除贫困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是经济发展，但福音往往未能促进以价值为导向的商业解决方案去解决贫困问题。
- 我们如何更有效为建立创造性、道德性和可持续的商业去努力以对抗贫穷？- 见阿蒂巴亚宣言

<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statement/atibaiastatement>

注释

- 1 编者注：在宣言中，使用了「教会」（带有大写字母）和「教会」（带有小写字母）故意地，前者表示全球教会，后者表示当地教会。
- 2 本系列的其他论文探讨财富创造的圣经根源和意义。本文将简单地假设它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 3 唐·理查森 (Don Richardson)，温德(R.D. Winter)和霍桑(S.C. Hawthorne)编著的「传教士摧毁文化？」，世界基督教运动观点，第3版。（Pasadena, CA: Wm.Carey Library 1999），460-68。
- 4 海尔特·霍夫斯泰德 (Geert Hofstede)，格特·霍夫斯泰德(Gert J. Hofstede)和迈克尔·明科夫 (Michael Minkov)，文化与组织：心智的软件（纽约：麦格劳希尔，2010年），5.参见冬季(R.D. Winter)和斯蒂芬·霍桑(Stephen C.Hawthorne)编的「世界基督徒的观点」运动：读者，修订版（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州：威廉凯里图书馆，1992年），C-163（引用 Willowbank 报告）。
- 5 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编辑，《文化问题：价值如何塑造人类进步》（纽约：基本书籍，2000年），xiii-vi。
- 6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修昔底德的道歉：把历史当作文化和副作用》（芝加哥：芝加哥大学，2004年），116-21。
- 7 彼得·伯杰(Peter Berger)，资本主义革命：关于繁荣，平等和自由的五十条命题（Aldershot，Hants: Wildwood House，1987），7。
- 8 传学家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认为，天地拥抱是福音的「本土化原则」与「朝圣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基督教历史传教运动：信仰传播研究（纽约：奥比斯，1996年），7-9。
- 9 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传教航程（伦敦：查普曼，1799年），3-4，xciii-iv。
- 10 希拉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三文治群岛二十一年的住宅：这些群岛的公民，宗教和政治历史》（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2013），Kindle edition，loc. 3719-20。
- 11 墙，传教运动，106。
- 12 许多最好的传道士都知道这种危险，并试图避免危险。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写信给儿子菲利克斯(Felix)，他从1807年开始的使命重点从印度转移到缅甸：「在人民中温和温柔。作为你的平等，培养他们最热诚的态度。永远不要让欧洲的骄傲和优越性出现在仰光的传教所。」罗勒·米勒(Basil Miller)，威廉·凯瑞(William Carey)：《现代任务之父》(Minneapolis: Bethany, 1980)，107。
- 13 布莱恩·斯坦利(Brian Stanley)，《圣经和旗帜》（Leicester: Apollos，1990），165-67。
- 14 墙，传教运动，110。
- 15 墙，传教运动，109。
- 16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中国四十五年：回忆录（纽约：斯托克斯公司，1916年）（转载BiblioLife），7.关于第二次福音派任务时期「教会使命」与「国度远见」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请参阅拉尔夫·温德(Ralph D. Winter)，「三个使命时代：王国使命的失落与复苏，1800 - 2000年」，见世界基督徒运动透视：读者，第4版，编辑。拉尔夫·温德(Ralph D. Winter)和斯蒂芬·霍桑(Stephen C.Hawthorne)（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州：Wm. Carey图书馆，2009年），263-78。

- 17 拉尔夫·温德(Ralph D. Winter)，「两个非常不同的传教士到中国的故事」，*Mission Frontiers* (2008年11月至12月)：12-13。
- 18 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为这个十字架我会杀害你 (Carol Stream, IL: Creation House, 1973)，155。
- 19 Hofstede，文化与组织，25。
- 20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猎人 - 采集者：来自金富裕时代的洞察力》，*太平洋生态学家*，温德 (2009年)：3-8，3 (该文是1972年石器时代经济学的一部缩写)。
- 21 萨林斯(Sahlins)2009：5。
- 22 以上所有引文均摘自大卫·卡普兰 (David Kaplan)，〈原始富裕社会的黑暗面〉，*人类学研究杂志*，Vol. 56，No.3 (2000年秋季)：301-24,305-7,310,314：
<http://kk.org/mtfiles/reCCearch-mt/kaplan-darker.pdf>。
- 23 拉尔夫(Ralph Kuykendall)，*夏威夷王国：1778年至1854年，基金会和转型*，第一卷。I。(Honolulu，夏威夷大学出版社Kuykendall，1938)，179-81。
- 24 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Bruchko和Motilone奇迹：Bruce Olson如何将一个石器时代部落带入21世纪 (玛丽湖，佛罗里达州：查理斯豪斯，2006年)，53。
- 25 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Bruchko和Motilone奇迹，38,16-17。
- 26 布鲁斯·奥尔森 (Bruce Olson)，Bruchko和Motilone奇迹，181-83。
- 27 大卫·卡普兰 (David Kaplan)，「原始富裕社会的黑暗面」，315-17。
- 28 道格拉斯·威尔逊 (Douglas Wilson)，「西部使命在马里的集体主义经济中建立的教会和部」，约翰·畅 (John Cheong)和 Eloise Meneses 编，*基督教宣教团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文化和宗教维度的批判性调查* (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William Carey 图书馆，2015年)，Kindle版，禄。3048-51 (加斜体)。
- 29 「十字路口在马里工作」，国际十字路口，地址：
<https://www.cintl.org/sslpage.aspx?pid=296>。即使更乐观的2013年世界银行的文章指出，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马里的表现不佳：在马里，「服务的获得大幅提高.....但仍远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而且在教育方面，它「保持良好低于非洲标准」(R. Swinkel，「2000年的马里贫困问题的成功故事？」(2013年5月)。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054447_POVERTY_IN_MALI_IN_THE_2000'S_A_SUCCESS_STORY。
- 30 威尔逊，「部使命」loc。3054-57，引用马兰兹(Maranz)，非洲朋友，2。
- 31 大卫·马兰兹 (David Maranz)，非洲朋友和经济事务 (达拉斯：SIL 国际，2001年)，2。
- 32 在我们的协商中，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个以赛亚书的部份是相关的，暗示它是在情境之外使用的。然而这位作家认为，虽然它确实被以赛亚用于另一目的，但本文的使用依然是相关的，因为基本原则依然存在，无论它如何应用：a) 必须承认经济现实，b) 理解这些经济现实可能来自上帝自己。
- 33 罗伯特·安多利纳 (Robert Andolina)，「水的价值：厄瓜多尔高地的发展文化和土著文化」，*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47，(2012) no. 2：3-26，5-6，12。

34 帕特里克(Patrick) V. 基尔希(Kirch), 「我的首领是去内陆的鲨鱼」(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125。

35 乔纳森·奥索里奥(Jonathan K. Osorio), Dismembering Lā hui: 《1887年夏威夷民族的历史》(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2年),150.关于「出生地位」的首要性,请参阅Kirch, 鲨鱼去印度,228-29。

36 乔治(George Kanahale), Kū Kanaka, 站立高: 《寻找夏威夷价值观》(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2),42-43。Kanahale指出,「在战斗中击败的酋长们……可能会失去法力和地位……因此,一个明确而无情的效率进入了古老的夏威夷人处理神圣世界的方式。」Kanahale, Kū Kanaka, 42-43。

37 见「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商业新闻日报,网址:<http://www.businessnewsdaily.com/2642-entrepreneurship.html> and <http://www.businessnewsdaily.com/7275-entrepreneurship-defined.html>

38 安多利纳(Andolina), 「水的价值」,16-17。

39 见<http://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ecuador-diversity-migration>。这个网站还解释说,「就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厄瓜多尔在70年代经历了经济增长和改善的生活条件。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价格崩溃,导致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增加以及工资大幅下降。厄瓜多尔自1960年以来的第一次危机,对维持生计的农民而言尤其沉重,成千上万的人因此移民。「中美洲显示出类似的移民模式。危地马拉国内生产总值的10%来自每年71亿美元的汇款,这些国家大部份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汇往危地马拉。见玛丽奥·格雷迪(Mary O'Grady),「奥巴马:好摆脱」,「华尔街日报」2017年1月23日,网址:<http://www.wsj.com/articles/central-america-to-obama-good-riddance-1485122975>。

40 甚至连布什内尔博士(Dr. Bushnell),也没有好朋友做传教士,写道他们的到来:「这个庇护避难所(檀香山)已经成为坎顿和瓦尔帕莱索之间最颓废的地方……。夏威夷人需要帮助,如果他们能够生存……。1819年,无论是在夏威夷还是在伟大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人知道,困扰或关心夏威夷人民的死亡。然后,来自海上的助手们来到了。『布什内尔』文明的礼物:《夏威夷的细菌和种族灭绝》(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4-5页。

41 基尔希(Kirch),去内陆的鲨鱼,17。

42 例如,见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关于「捕鲸者的来临给了『低』的社会领域平民交换了相当大的刺激。」帕特里克·基尔希(Patrick Kirch)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安胡卢:《夏威夷王国的历史人类学,第一卷。1。(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108.在1860年,应政府要求作为土地测量师的要求,观察了长期服务于Kohala的传教士债券,以确保土地在大马埃尔,相当平民去了平民:

「在我们传教士生活的头十年,我们在与他们的首要压迫者的一切战斗中承受了首当其冲的冲击,他们是军团。我从来没有抛弃过最糟糕的一切,直到争取自由的斗争获得了胜利……地主对人民的粗暴压迫,把他们的食物从他们的口中抢走,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住他们下面的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和所有的东西,这些都是不受惩罚的……」埃希尔达蒙,柯哈拉邦德的父亲:夏威夷先驱者生活编年史(檀香山:朋友,1927),156,160。

43 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从19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酋长们的繁荣开始消失,尽管在1848年的土地改革(Mahele)中,「国王和酋长是最大的赢家」,而「平民不到百分之一」。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安胡卢(Anahulu),9. Haole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44 这不是否认Haole的政治权力;不仅霍尔当当选立法机关,而且他们组成国王内阁。然而,国王自己却自由选择了他的顾问,并且解雇了他们。当Kamehameha V国王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愿望时,他的政治力量被扭曲了,他在1864年废除了现存的更民主的宪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权力的国王。即使Jonathan Osorio博士,谁认为,尽管所有的表面「真正的权力」是与haole,承认:「国王[Kamehameha V]在1864年,虽然,是非常强大的,内阁,包括Wyllie,是尊重他将……夏威夷人无法确定[宪法]惯例的结果……反映了他们面对坚定有效的实际弱点君主…… [拥有] kanaka (本土出生的夏威夷公民)的支持和忠诚。」 Osorio, *Dismembering Lā hui*, 129-30。

45 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安胡卢(Anahulu), 57-8。

46 人口不仅下降,而且人口急剧下降。引入西方疾病(包括显著的性病),对性别抑制很少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没有任何清教徒传教士的朋友,在他的历史群体中评论夏威夷人的性别化,评论他们对「性的专注」并指出,「性就是一切:等级,权力,财富,土地和所有这些的安全性」)。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群岛(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10,26)与夏威夷的家族结构导致灾难性的人口骤减。保守地估计,夏威夷的人口是。1778年为30万人,到1832年第一次正式人口普查时,已经缩小到130313人。奥斯瓦尔德布什内尔(Oswald Bushnell),「文明礼物:夏威夷的细菌与种族灭绝」(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3年)266。到185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171,015;到1890年这个数字仅仅是37656。萨姆纳·十字(Sumner La Croix)和詹姆士(James Roumasset),「十九世纪夏威夷私有财产的演变」,《经济史杂志》,第一卷。50,没有。4(1990年12月):829-52。

47 「习惯性生育限制与死亡率突然上升的结合引入了疾病……立即掀起一个下降周期……[D]结婚或推迟定居……是禁止生育和育儿的一整套习惯做法,包括堕胎、杀婴、单身和避孕……他的家庭结构陷入自身的困境。」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安胡卢(Anahulu)200-03。

48 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写道:「主要制度是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腐朽的……他的酋长最终设法使他们不得不承担费用的普通人不满意。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酋长们成为统治阶级。强制劳动制度最终通过授权一个寄生的群体(管理者之下),从而使生产者贫困化和疏远……他的统治酋长,他们的财富和权威如此受到破坏,不能抵挡哈勒[白人外国人]……奥卡尔酋长试图放弃牧场……但是,酋长们发现,租用Mahele或在Mahele之后出售放牧的土地给正在发展牛群的Haole更为有利,这是牧羊人的十倍和二十倍。」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安胡卢(Anahulu), 112-14,134。

49 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通过援引夏威夷老人对1871年的观察,解释了「为生产使用」的思想:「如果夏威夷人本身有食物和衣服,他就会满意……天堂在上面,地球在下面……没有必要进一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解释说「正在使用经典的生产模式。」基尔希(Kirch)和萨林斯(Sahlins),安胡卢(Anahulu), 29-30。这并不是懒惰 - 不愿意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进行必要的工作 - 而是表达了简化和下调的期望。「生产为了使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不是「生产交换」,其目的是为了产生剩余(当时用作交换)。参见保罗·罗宾斯(Paul Robbins)编, *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s.v. 「商品化」(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50 大卫·布朗克马(David Bronkema)「飞盲?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和政治经济学」,詹姆斯·张(James Cheong)和Eloise Meneses编,基督教使命和经济制度(帕萨迪纳:威廉凯里图书馆,2015年),Kindle版,禄。4423-24。

- 51 大卫·布朗克马 (David Bronkema), 「盲人飞行?」, 地点。 4423-25。重点补充。
- 52 保罗·波拉克 (Paul Polak), 脱贫: 当传统方法失败时 (旧金山: Berrett-Koehler 出版社, 2008 年), 21。
- 53 波拉克 (Polak), *脱贫*, 34-41。
- 54 见劳伦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未发展是一种心态: 拉丁美洲案例」 (波士顿: 麦迪逊书籍, 1985 年), 见 Hernand de Soto, 资本之谜: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取得胜利并在其他地方失败 (纽约: 基本书籍, 2000)。
- 55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文化计数」, 在 *文化问题: 价值如何塑造人类进步*, 编辑。劳伦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和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纽约: 基本书籍, 2000), xiii-vi。
- 56 拉什沃思·基德 (Rushworth Kidder), 「道德勇气, 数字不信任: 道德困境中的世界」, 商业道德中心, 2005年2月7日, 网址: <http://www.bentley.edu/sites/www.bentley.edu.centers/files/centers/cbe/kiddermonograph.pdf>.
- 57 采访和案例研究审查是相关的, 但范围并不广泛。这是2017年清迈咨询的一些从业人员参与者亲自访谈。此外, 还阅读了「营商事工」网络中的大量案例研究。
- 58 引用的来源是故意匿名的。
- 59 「利润 - 定义。」BD - 商业词典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profit.html>.
- 60 使徒保罗在这里写道: 「现在将种子供应给撒种的人和食物的粮食, 也会供应和增加你的种子储存, 并且会增加你的义的收获。」在这节经文中隐含的假设是: 神提供的种子是「剩余」的; 也就是说, 他所祝福的收获不是全部都要作为面包来消费, 但有些是「额外」的, 留给将来播种。
- 61 理查德格·斯特兰 (Richard Gestland), *跨文化商业行为*, 编辑。(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商学院出版社, 2012 年)。
- 62 霍夫斯泰德 (Hofstede), *文化与组织*, 63。
- 63 Languatics, 「想在中国利用? 你最好拥有好泉溪。」福布斯, 2012年3月15日, 网址: <https://www.forbes.com/sites/languatica/2012/03/15/want-to-capitalize-on-china-you-better-have-goodguanxi/#77a258db53ca>; Anthony Goh 和 Matthew Sullivan, 「中国最被误解的概念」, 商业内幕, 2011年2月24日, 网址: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he-most-misunderstood-businessconcept-in-china-2011-2?IR=T>.
- 64 诺拉·休斯 (Nora Hughes), 「中国社会网络: 关系与西方管理」, 深度论文, (作为背景研究提交给博士), 2007 年, 菲尔丁大学, 15。
- 65 诺拉·休斯 (Nora Hughes), 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2017 年 3 月 22 日。
- 66 艾琳·迈耶 (Erin Meyer), *文化地图: 打破全球商业的文化边界* (纽约: PublicAffairs, 2014), 170。
- 67 诺拉·休斯 (Nora Hughes), 「中国社会网络」, 4, 引用刘双, *文化中的文化: 国有企业中两代人员的统一与多样性*, 人际关系, 56 (4), 2003, 387-417。

68 艾伦·鲁格曼(Alan M. Rugman)《牛津国际商业手册》，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510; 珍妮弗·钱德勒(Jennifer Chandler)和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面向关系的文化，腐败和国际营销的成功」，商业道德杂志，2010年2月，doi: 10.1007/s10551-009-0152-7, 网址：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5723011_Relationship-Oriented_Cultures_Corruption_and_International_Marketing_Success.

69 珍妮弗·钱德勒(Jennifer Chandler)和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面向关系的文化」。

70 霍夫斯泰德(Hofstede)，《文化与组织》，119-20。

71 休斯(Hughes)，「中国社交媒体」，15。

72 霍夫斯泰德(Hofstede)，《文化与组织》，61。